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二十五 郊特牲 第一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郊特牲第十一 疏鄭目錄云名曰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此於別錄屬祭祀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訂義註犢者誠愨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為貴也孕任𡥉子也易曰婦孕不育疏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謂天子巡狩至諸侯之國諸侯致

膳於天子則用犢也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謂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用大牢熊氏云大牢者則掌客云殷膳大牢非是飧積饔餼之等皇氏云此直云大牢則總包饔餼飧積之等雖牢數多少有異皆用大牢業膳文與殷膳同則熊氏皇氏未知孰是也貴誠之義也者釋郊所以用特牲天子所以膳用犢之意郊之特牲亦是犢也貴此犢未有牝牡之情貴其誠慤之心故云貴誠之義也然社稷及諸侯大牢非是貴誠而載之者言社稷大牢以明郊用特牲

言諸侯大牢以明天子用犢顯其貴誠也不敢大牢之意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天子尊極貴其誠慤之心故因上起下之辭是以云故

疑義註此以少為貴也疏此論少小及薄物為貴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為至極之尊其體秖應是一而鄭氏以為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

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據其
在上之躰謂之天天為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
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也故毛詩傳
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
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同
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
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
雨節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
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
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

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皡炎帝黃帝五人之帝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為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

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圜鐘之等為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鐘之等以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為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註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

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
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
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袞
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
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
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
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
為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為大祭法云禘嚳是
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為大故大傳云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

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為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唯云禘為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六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為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為常祭九也廷華案此與上篇不倂且上篇言少此言誠其義各有所主不必牽合言之瀆亦不可以薄物言也至五帝六天說周儀二禮各条俱詳此疏又舉典瑞等文以証祀天中必當有五帝則尤混矣据大宗伯言蒼璧禮天而不言其制據典

瑞四圭有邸而不言其色註謂以璧爲邸則所謂蒼璧者卽四圭之邸所謂四圭者其色蒼也則兩玉特一玉耳挍宗伯牲當用蒼據祭法則犢曰騂似乎不同矣但祭法爲漢人之書不能必其無傳聞之異要之郊有帝牛稷牛則帝牛自蒼稷牛自騂也大司樂祀天神與圜丘之樂固似不同然圜丘祀上帝外又曰以祀天神故註以爲日月星則不應夾入五帝說詳大司樂此又引以正祀五帝不悞而又悞耶此疏舛處最多凡周禮已辯正者並刪圜丘配嚳圜丘爲

禘及魯禮等說並詳周禮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

訂義注此路以少為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乘字之誤也血腥爓祭用氣諸侯亦不饗味也此大饗饗諸侯也疏以文承上大饗腥之下上大饗謂祫祭恐此大饗者是亦祫祭故云饗諸侯也必知饗諸侯者以此經前云諸侯為賓下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然皆論侍諸侯之事故以為饗諸侯也疏大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慤故止一

就也故明堂位云大路殷路是也先路三就者先路亦殷路也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為先先相次為言對次故稱先也每加以兩大路一先路三也次路故五就也此經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是節級相降以三路禮器大路一就次路七就無先路之文若以先路為三則於次路七就非加兩之差若以先為五則於大路一就又非加兩之差故知此經次路五就為是禮器云次路七就為誤也因責少更說不貴味也所進血腥如禮器中說崔氏云周

禮之法郊天燔柴為始宗廟以祼地為始社稷以血為始小祀疈辜為始此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坐之前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者此解郊血義血氣也夫孰食有味味者為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血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而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亦降於宗廟故用爓爓亦稍近味諸侯為賓灌用鬱鬯者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

酒灌之也故大行又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侯伯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而酢諸子諸男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不酢鄭註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再祼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已后不祼也禮子男一祼不酢者祼賓而已不酢王也灌用臭也者覆說諸侯為賓灌用鬱鬯之意鬱鬯是臭故云灌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大

饗尚腶脩而已矣者謂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若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若諸侯則再饗再食再燕若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也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於時先薦腶脩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腶脩而已矣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訂義註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敬也三獻卿大夫

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

疏知非諸侯朝天子天于饗之而云諸侯相饗者以經云君三重席而酢三重席是諸侯之禮而又称君拔知諸侯相饗也樂周禮司几筵諸侯莞筵給純加繅席畫純上有二席得為三重者皇氏云三重者有四席為三重謂鋪莞筵三上加繅席一熊氏以為席之重數異於稽也三重止三席也云献酢礼敵也者以賓與主人三是諸侯並有三重之席無所降下對下三献之介君専席而酢降尊就卑之義是尊卑不敵也故此云献酢謹敵也三献之介君専席而酢馬此降尊以就卑者此揖諸侯道卿來聘卿礼三献其副既是大夫與卿為介謂之三献之介此介是大夫大夫席繼再重令為介降一席祖合尊席主君若受此介之酢旨雖是諸侯合三重之席必撤夫重席單席而受此介之酢爵馬所以然者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故也三獻卿大夫者以五等諸侯有九献七献五献拔五等

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繼號若春秋之
時則與此禮有異若大國之卿則禮同子男故
臨元不鄭人饗道五其五獻遂豆杜元凱註云
朝勝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侯伯次國其卿與
大國大夫同故昭六年季武子如晉晉人享之
武子辭云下臣得既不過三獻杜云大夫三獻
是也云來時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敬
者乘燕禮記云若以四方之賓燕賓為苟敬席
於作階之西北而其介為賓註云主國君饗而
親進醴於賓令獻又宜獻為人臣不敢乘煩尊
者至此升堂而辭讓獻以臣禮燕為恭敬也於
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賓主國所
宜敬如鄭此言則燕時賓為苟敬饗賓用否令
此註云饗燕之賓為苟敬連言饗者因燕而連
言饗其賓饗時賓自為賓不為苟敬也案燕禮
註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為賓揖讓
升乃令宰夫為主人獻賓於西者
疏此一節論
上其有勝爵舉臣入即位如燕禮
尊卑之席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

禮敵故主君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焉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禘註作論食音嗣

訂義註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王制曰春論夏禘疏依礼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礼云春曰論令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為論此經所云謂夏殷礼也熊氏云此夏殷礼秋嘗無樂而下文云殷人先求諸陽則秋嘗亦有樂者謂殷人春夏祭時有樂秋冬即無舉春見夏舉秋見冬也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清歌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九

饗礼則憂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以食礼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礼秋冬用食礼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咏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皇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熟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熊氏云春饗孤子亦饗耆老秋食耆老亦食孤子而皇氏云此既破禘為論故於發統春禘秋嘗不後更破從此可知也

疏此一節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

饗禘有樂者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而食嘗無樂者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陰陽之義也者無樂為陰有樂為陽故云陰陽之義

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者此覆釋上
文饗有樂而食無樂之義以飲饗清虛養陽氣
故有樂而食是体質養陰氣故無樂故春禘而
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者此明饗禘在春爲
陽食嘗在秋爲陰也其義一也者禘之與嘗俱
是追慕饗與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
而食嘗無樂者文承秋食耆老之下以秋是陰
時故云食嘗無樂重結之也擧食嘗無樂亦應
重結饗禘有樂不言者略可知也飲養陽氣也
故有樂者更覆釋上文飲養陽氣饗有樂也食

養陰氣也故無聲者覆釋上文食養陰氣故無樂也凡聲陽也者釋所以饗有樂食無樂凡聲是陽也陽時為饗故有樂陰時為食故無樂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註旦作神之悞案訂義註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疏此一節論鼎俎籩豆所法陰陽之事鼎俎奇者以其盛牲體牲體動物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偶者其實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故云陰陽之

義也籩豆之宜水土之品也者謂籩豆所充實之物皆是水土所生品類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者覆釋籩豆所以用水土品族之意言不敢用褻美食味而貴重衆多品族也此所以交接神明之義也神道與人既異故不敢用人之食味神以多爲功故貴多品爲俎奇者案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爲九其數奇也又有陪鼎膷一臐二膮三亦其數奇也正鼎九爲别一俎俎亦九又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從

羊五鼎五俎又肵俎一非正俎也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肵俎一非正俎不在數是皆鼎俎奇也有司徹陳六俎者尸及侑俎主人主婦各一俎其餘二俎者司馬以一俎羞羊肉湆其一俎司士羞豕肉湆此二者並肉之俎也此云鼎俎奇者謂一處並陳又籩豆偶者案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鄉飲酒義六十者三豆七

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而奇數者彼是弁齒相次非正豆也士喪禮註小斂一豆一籩者降於大斂又不同于吉故也籩人饋食籩棗栗桃乾穣榛實凡有五物以五籩者熊氏云乾穣之中有桃諸梅諸則爲六物實六籩也姚氏舜牧曰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旦明卽神明不必改是華桀下云先王之荐可食而不可嗜故註以非常所食言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

貲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易以致反

訂義註賔朝聘者易和説也歎者美此禮也發者以詩之義發明賔主之德飽笙也得詩其所

疏此論朝聘之賔及已之臣子勞王事者設燕饗之禮奏樂之節饗礼既亡無可憑據今約大射及燕禮觧奏樂及樂闋之節案大射禮主人納賔是已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賔入不奏肆夏賔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於是生人引賔升主人酌獻賔賔拜受爵坐啐酒拜告旨

樂闋賓飲卒酒酢主人主人受酢畢坙入盥洗
獻於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飲卒爵拜主人
答拜樂闋主人洗爵自酢畢主人又盥洗媵觚
於賓所謂酬也主人飲畢酌以酬賓賓筵前受
酬奠於薦東不舉下大夫二人於阼階下媵爵
於公公取一大夫所媵爵以立飲卒爵酬賓賓
受爵請旅大夫公許賓以旅大夫於西階上大
夫受旅爵畢主人洗獻卿於西階上獻卿徧又
二大夫媵爵於公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
所賜以旅於西階上大夫受旅畢主人又洗升

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受獻畢乃席工升歌歌鹿鳴三終主人獻工乃管新宮此是大射賓入門至工升歌之禮也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鄭註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賓及庭而奏肆夏也其餘與大射禮同以大射禮燕禮而言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者樂主和易令奏此肆夏大樂者示主人和

亦嚴敬於賓也卒爵而樂闋者賓遂庭樂作乃至主人獻爵賓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賓飲訖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作樂公飲卒爵而樂止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謂燕賓及主君也依大射禮至人自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屢歎之者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興卒爵而樂闋屢歎也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奠酬而工升歌者據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觶於公謂所酬也 公奠置此酬而未舉於時工升歌

也或可饗時主君親酬賓賓初奠酬薦東於時
即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也發德也者所以
奠酬升歌歌詠其詩發明賓主之德案燕禮記
賓及庭奏肆夏也皇氏云鍾師奏九夏一曰王
夏大司樂云王出入所奏二曰肆夏大司奏肆
夏也皇氏云鍾師奏九夏一曰王夏大司樂云
王出入所奏二曰肆夏大司樂云尸出入所奏
三曰昭夏大司樂云牲出入所奏也四曰納夏
註云四方賓來所奏也五曰章夏註云臣有功
所奏也六曰齊夏註云夫人祭所奏也七曰族

夏註云族人侍所奏也八曰陔夏註云客醉出所奏也九曰驁夏註云公出入所奏也皇氏又云襄四年左氏傳云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歌鹿鳴合鄉樂凡合樂升於升歌一等王饗燕元臣升歌三夏三夏即頌合樂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伯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準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是也

其天子燕在朝臣子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作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鄉射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皇氏云此經卒爵樂闋之義主人受酢

之時作樂令案大射禮宰夫為主人受酢之時不作樂皇氏說非也皇氏又云卒爵而樂闋作樂三闋也一是賓飲畢樂闋也二是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也三是賓奠酬之後工升歌畢將旅酬之時樂闋也令案此經初云入門而奏肆夏次云卒爵而樂闋下云奠酬而工升歌所陳之事依先後次第則樂闋之中不得并數奠酬升歌樂闋也且工升歌之後則有笙入奏南陔之等及間歌合樂無樂闋之文何得卒爵樂闋之中數為三闋皇氏非也案鍾師九夏皆夏文在

下而南本納夏獨夏又在上其義疑也皇氏云天子燕饗已之臣子與燕合諸侯同歌文王合鹿鳴今案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合鄉樂皇說非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者解所以不升笙之義也匏笙也竹篪笛也歌是人聲八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可賤故在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樂由至物得此因上有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樂由陽來者也者此明樂也陽天也天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為化是樂由陽來

者也氣化謂五聲八音也禮由陰作者也者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作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陰陽和而萬物得者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若禮樂由於天地天地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訂義註旅衆也邇近也鐘金也獻金為作器鐘

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疏此一節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旅幣無方者旅衆也幣庭實也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所以別止土地之宜者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別土地所分之宜而節遠近之宜也者邇近也六服有遠近或嬪或貨所貢之屬各有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者此即旅幣無方之事也龜是靈知之物陳之於庭則列龜最在前故云先知也以鍾次之者鍾金也陳金則次於龜後也不謂之為金而謂之為鍾者貴金以供王之鑄器

器之大者莫大於鍾故言以鍾次之也以和居參之也者鮮以金次龜義也金性柔和從時變草也金列庭寔前龜後皮帛以金參廟居龜帛之中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者釋庭寔有皮義也虎豹是威猛之獸令得其皮來列在王庭是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束帛加璧往德也者鮮享用束帛帛上又加璧之義也王以表德令將王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以表往歸於德故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南本及定本皆作往德北

本為任德熊氏云任用德恐非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訂義註庭燎之百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奏肆夏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武疏此數出大戴禮也但嘗朝問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沈閣封曰言蓋無引意猶如禮運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亦無別意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釆也宗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反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令文子亦奏之放云僭諸侯此謂納賓樂也若管歌下嘗正樂則天子用三夏以饗元侯元侯相饗亦待用之同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待用之共陔夏狸大夫亦得用之佾

鄉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 疏自此至夷王以下總論朝聘失禮之事庭燎之百者謂於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為庭燎也禮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桓公是諸侯而僭用者後世襲之是失禮從齊桓公為始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訂義註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

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何為者非其與君無別私
覿是外交也疏案聘禮臣出使有私覿今云私覿非禮故知從君何也且經朝覲是君親行之事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者解經文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約聘禮有私覿故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也疏此一節論大夫從君朝覲行私
覿非禮之事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者朝覲
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輒
行私覿是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者既從君而行不可私覿若專使而出則可為
之故云大夫執圭而使謂受命執圭專使鄰國
得行私覿所以申己之誠信也不敢私覿所以

致敬也者蓋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覿所以致敬於已君也而庭寔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者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私設庭實私覿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其與君無別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者解所以從君而行不敢私覿之意為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事君既從君而行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不行私覿之禮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

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訂義註其饗君由强且富也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無客禮明饗君非禮也不下堂正君臣也夷王周康王玄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

疏案春秋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以莊公弟是桓公子也云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者案莊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源仲公羊云辟内難内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何休云公病問後於牙牙對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牙欲立慶父是爲公也云季友以君命鴆牙者案莊三十二年左傳云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

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
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
鍼季鴆之是也然慶父弑二君者莊公三十二
年左氏云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冬
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閔二
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是弑
二君也云又死也者案左氏云成季以僖公適
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
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
斯之聲也乃縊是慶父又死也崇三桓之前齊
有公孫無知作亂衛有州吁宋有長萬皆以強
盛披啟而云由三桓始者無氏云搭魯而言猶
如論語云十世五世命不失矣三桓之後若襄
仲季孫意如難孫君不能被披時不能鼓者言
之然此經註並公羊文以左氏傳為譜耳天子
無客礼莫敢為主馬者君適其臣升自作階臣
不敢有其之臣以不敢為主明饗君非礼結上
文也春秋室時見有請侯襄天子故莊二十一
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案
覲礼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

郊特牲

見諸侯也若春覲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饗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也故齊侯云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註云節謂王來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是也由夷王以下者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自此以後戎有然故云以下案世本康王生昭王昭王注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大子燮立是為夷王懿王是康王之玄孫夷王是懿王之子故云玄孫之子也疏大夫富強專制於君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者大夫強盛則于國亂紀而君能殺之是銷絕惡原得其義也由三桓始也者從三桓以後有能誅殺強臣由三桓而來故云由三桓始也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

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縣音玄鍚音陽繡注作綃

訂義註宮縣以下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鍚傅其背如龜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臺門以下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

之拈也盖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反爵焉

繡黼丹衣以為中衣領緣也綃繒名也詩云素

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天子微以下

言僭所由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

疏胥天子宮縣祭丈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壯又明堂位云禮周公於大廟壯用白壯撃王磬則寧闔護云鳴毬是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明堂位云魯君孟春祭禘大路其祭統明堂所云皆天子禮樂諸侯非二王之後禮受命之君而周之為備也云則錫傳其背如龟也者詩云綫錫以金飾之則此錫亦以金飾龟也謂用金珉傳府背盾背小高背亦背外高坎云如龟也蓋見漢礼然也白壯是朕之正也大路與白壯同文故知白為大路是狀天子之礼也堂門者兩遣起土臺臺上架屋曰臺門而旅樹者旅道也樹立人君當門道立屏敝內

受於畢故反榅臣酒反也或大門故時令染中説外
爵此則知爵間子是坫者云夫者以大中縮衣尊為
飲坫各兩馬故故仰反以大以庶為夫衣為者兩歌
畢上反君者其尊大爵明夫羸經道皆單赤績榅也
反而爵相案坫於夫也堂以士旅也有也色縛間反
此反於見論在東之以云惟以衍云此大也也坫培
庫爵坫也語兩榅禮言反士惟之屏事夫中黼在者
爵為上彼云榅之尊出坫以者義謂故之衣判尊反
於無故注邦間西於尊出羸礼云之言階謂縮南爵
坫氏云云君云若屋故尊誤綈礼樹備礼以為坫之
上云主其為兩兩戶云則也文天釋礼也袁黼以坫
於主君献兩君君間蓋坫云南子宮也者為文上也
西君既酬君相相然在為反本外文旅自冕也為若
階献献之之見献孔尊尊坫反屏引道臺服丹之兩
上賓反礼好主則是南而反定諸營也門之朱繡居
拜賓爵史有君尊然也設爵本侯氏所以裹赤黼相
主楚馬酌反既於七鄉故之皆内樹行下衣色丹享
人前謂酌坫献兩之飲知坫然屏塞盧於猶謂朱則

於作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前酌以酢主人
主人受爵飲卒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作階上
拜賓答拜是賓主飲卒反爵於坫上也而論語
註酬卒答爪爵於坫上者文下其耳其寔當云
飲卒戌可初酬之時則莫於坫與刺飲酒礼異
也箴有疑故其存爲云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
綫也者中衣謂是反爵弁之中衣以素為之繡
黼為領丹朱為緣綃繒名也者素註皆礼引詩
云素衣朱綃魯詩亦以為綃綃綃為以魯詩既
為綃字又五色浦曰綃白與黑曰黼綃黼不得
共為一物花以繡為綃也謂於綃上而刺黼文
也引詩云素衣朱綃者證以繡為綃又引詩素
衣朱襮者謹黼領也案釋冕黼領謂之襮故云
裼黼領也案王綠云以帛表布非禮也此素衣
是緣當為是又爵弁之中衣礼朝然之服皆以
布為之呈氏云此素為中衣蕪為朝然服之中
衣非也大夫中衣待用素但不得用綃黼為領
丹朱為緣耳緜氏云此云大夫借謂非四命大
夫而者素衣為借令為因命得著素衣但以綃
黼丹朱猶為借也其大夫士助祭於君服爵弁

以上雖中衣用素亦不得用綃黼丹朱以爲領緣以其是諸侯之服故唐詩揚之水刺晉昭公微弱云素衣朱綃從子與謂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爲諸侯也於此相貴之等相覿以貨謂臣下不畏權於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故庾云擅相封爵也相覿以貨者大夫私相覿以貨賄不辟君

疏此一節總論諸侯及大夫僭强盛之事諸侯之宮縣者諸侯惟合軒縣今乃有宮縣又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又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又諸侯得舞大武故詩云方將萬舞宣八年萬入去籥是也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今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諸侯僭禮也

疑義註武萬舞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二家見而僭焉疏知魯得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註云周廟文王廟也謂疏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三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義禮引此郊特牲云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禮下士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為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慎同也其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為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孤四命爵弁自祭

廷華業武大武武王樂萬舞文武二舞俱僭亦非大武樂註說未合魯用天子禮之非不必言矣然猶藉口於周公之功德也若文王廟則又何説乎周廟春秋時之僭禮不足取正也宗祖帝乙原三恪之常法鄭祖厲王則已非不祖天子之法矣至邑有先君之主當亦後世之僭禮功德之說蓋由鮮耳若廣推之王子母弟則尤誕也都宗人亦無祖王說案詳披經爵弁自祭說詳礼器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註二或為三

訂義註過之遠難法也疏尊賢不過二代者所以尊賢之事取其法象

但代與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令則不可盡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為法也疏此一節論王者立二王後尊賢之事天子存二代者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子孫又無功德仍須存之所以存二代之後者猶尚尊其往昔之賢所取法象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玄成治易施犨等說引外傳曰三三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而

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義當然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訂義註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

疏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失地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為臣也 疏此一節論寄公之子為臣之事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

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鄉許亮反 辟音避

訂義註答對也辟辟國君也 疏此一節論大夫

君辟正君之事嚴陵方氏曰南者陽之位北者

陰之位君以陽明為德故南鄉而有答陽之義

所以向明也臣以陰順為德故北面以答君所

以示順也君非臣之所敵故不可言答臣臣者

君之所統故不可言答陰於君曰鄉則不亦其

禮君尊故也　馬氏曰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之也諸侯則稽首於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皆盡其臣禮以事君令大夫家臣於大夫之度拜時不爲稽首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所以不稽首者以辟國之正君臣於國君已皆稽首令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之君便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夫得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謂諸侯有大功德出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專盡臣禮事之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

訂義註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

此非親之事以訓不面者蓋弗親亦不面拜也拜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也疏案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皆無大夫之文即此小臣所掌孤卿中兼之鄭云復請奏事也逆謂受下之奏也疏大夫有獻弗親者謂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君有賜不面拜者謂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自來拜所以然者恐為君之答已故不自來不報而去

鄉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裼音傷論語作儺

訂義註裼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

立於阼者使神依人也疏此一經論孔子存神之事鄉人裼者庚云裼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此強鬼孔子則身著朝服立於阼階之上所以然者於時驅逐強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訂義註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

也縣弧者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也女子設帨疏案內則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男子所以設弧者示其有射道所以縣帨之者以其未能也長大不得不能故辭以疾也疏此一節論歎美祭廟擇士之射必使容体合樂故云射之以樂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何以射者言何以能使射與樂節相應故各善其兩事相應故鄭註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者孔子既美射之與樂相應又論身之不可不習為士之法理合能射令使之射若其不能便是乘於

為士之義則當辭以疾病

疑義註縣弧者示有射道而未能也疏所以縣之者以其未能也今士亦有射道以其疾病而不能與男子初生縣弧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廷華案縣弧示志在四方也縣弧之義者謂其義不當不能也註疏並混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齋側皆反居音姬

訂義註居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齋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齋也疏此一經論祭之失禮之事祭前宜齋而專一不得伐

鼓也凡祭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不樂不弔致齋三日專其一心用以祭祀猶恐為敬不足故云猶恐不敬也於時祭者在致齋三日之中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以違禮故訊而問之二日代鼓何居嚴陵方氏曰家語季桓祭齋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明音拾

訂義註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

鄭詩注

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疏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者下文索祝祭於祊是為祭設故當在廟門外又釋宮云門謂之祊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於祊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為祊乎外故知在外也以西是兆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疏此一經論曾失禮之事繹之於庫門內者祊之於東方者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之於西方者朝市謂朝時而市當於市內東方謂市內近東也今乃於市內西方失之矣者言此三事皆違於禮故言失之矣

疑義註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疏云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者祊於室內求神繹是堂上侍尸一時之事故云二者同時案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釋者云繹又祭詩絲衣云繹賓尸但有繹名而無祊祊是大名曰繹云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者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儐尸也但於堂上獻尸獻脩全無室中之事又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疏云繹又於其堂者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繹又於其堂繹當於廟門外之西室

廷華案祊是祭前求神繹是明日尋繹之祭繹自在堂祊自在門外註悞合為一上案詳之此

註以二祭同時蓋亦俟祊爲繹耳疏以繹爲接尸則尤非尋繹之義也上大夫賓尸少牢杂詳之自堂徂基是省器非祭神古酒思柔不但接神且接尸亦非繹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

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
反始也大音太良息浪反薄作亳乘時證反共音恭稀音酉窓也
訂義註牆謂之牖北牖社內北牆國中之神莫
貴於社大社王為羣姓所立喪國之社絕其陽
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中霤亦土
神也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為里
畢作入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
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
一乘疏此一節總論社神之義兼明所祭之禮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者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

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者牖墻也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墻下而南鄉祭之是對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者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者是解社不屋義也達通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霜露風雨霜露風雨至是天地氣通也故云達天地之

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猶立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也立以為戒不生成天是生法其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者即喪國社也穀始都薄故呼其社為薄社也周立殷社為戒而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絶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故也發此句為下張本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得神之

由也地之為德以載萬物為用故也天垂象者欲明地之貴故引天為對也地有其物天上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取財於地者地須產財並在地出為人所取也取法於天者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者所取法者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共祭社是也故教民美報焉者此結祀社也地既為民所親故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故也家主中霤者中霤謂土神

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在於中霤而國主社者謂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示本也者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主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者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為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盡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唯社丘乘共粢盛者鄭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丘

乘者謂鄉井田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乘唯祭社而使丘乘共其粢盛也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庾蔚云粢盛所須者少故丘乘共之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亦民出力也所以報本反始也者報美結也皇氏云國人畢作是報本而丘乘共粢盛而反始言粢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熊氏以祭社稷之神為報本祭所配之人為反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

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顯之神句
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
配稷祀之鄭必以為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祭
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
命降於社之謂殺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為
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乃原
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
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
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
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

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為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体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衮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為鄭学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社稷是地之别骵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

取其陰類庶人蒙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於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土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縣絶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

與天地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為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鄭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註云社后土也孝經註云后稷土也句龍為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註云后土者謂土

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註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註云社祭祭地祇也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為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等是也上皆以黃土也其天子諸侯皆有二社者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

案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於亳社是宋有之也此是天子諸侯二社之義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内雉門外之左右為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内之西自為立者在籍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内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内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廟庭執政之處故云間於兩社也其卿

大夫以下棊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註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大社之等棊尚書無逸篇曰

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其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註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有稷也但亡國之社稷故略之用刑官為尸則其祭餘社為尸不用刑官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於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註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

稷壇在社壇西俱北鄉營並坛其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主無文不可强言今禮用兩圭有邸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為后土后土為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土公非地祇玄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伯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之祭之古左氏說列

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為稷稷是因正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桒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社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云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為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

神若違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為難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也者案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則家一人之外皆為羨也此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似羨外更有人者若六鄉上劑致民一人為正卒又一人為羨卒其餘為餘夫則據都鄙及六遂之外羨卒外有餘夫故云非徒羨也云丘十六井也以下皆司馬法文廷堪案社稷說指家聚訟不一以理言之則社者當為地祇配者當為古上公社雖地示郊與方丘之祀有別據祭法后土平九州故祀為社則方丘所祀為大地之示社則僅在九州之內也然京晉可謂后土此疏所引諸難援引雖多而支離不少姑存之

疑義疏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都者案周禮都鄙公卿大夫采地公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此據采地言之故云往祭社於都鄙必知據采地者以經云唯社丘乘丘乘是采地井田之制故舉采地言焉其公邑之民所屬鄉鄙縣遂有祭社之事則亦往鄉鄙中助之其六鄉之內於祭酺黨祭禜縱滿百家以上不祭社也唯其州祭社其所屬閭民參祭社祭禜祭酺之時亦皆往也但此文主於社故特言社耳

廷華案公卿采地說周禮太宰案詳之又上六

百家以上立社矣此乃云雖百家不祭社大誤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盬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盬註為鹽

訂義註焚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令云季春出火乃

郊特牲

誓社記若誤也流猶行也行行田也蓋謂行田
示之以禽使歆艷之覩其用命不也謂禽為利
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不貪者失伍而獲
猶為犯命
疏出火以火出者祟春秋火出為妥
三月此出火者謂出陶治之火故左
氏昭六年鄭入鑄刑書大未出而用火故晉士
文仲訓之若田獵之火則黑丢熱後得火田以
至仲春也簡居謂算具陳列之者經云左之右
之軍戒須左戎須右坐之起之謂須坐須起崔
氏云謂士卒至前列而生將行而起崔氏所言
是仲冬大閔之礼未知春時亦然與否云言祭
社則此是仲春之礼也者此經無祭社之文礼
連前經祭社之事故云此是仲春之礼云仲春
以火周田止弊火者周礼大司馬戒文引之者
謂仲春火弊而田止云至季春出火而民乃用
火昔祭司熢云季春出火民戒從之故云民乃
用火云令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者謂

作記之人見季春民之出火謂為焚萊祭社故稱季春蚩艷聲相近敌艷是爰欲之言故讀從艷也云大獸公之小私之二者大司馬文禽疏此一節論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獲福之事季春出火為焚也者祭社既用仲春此出火為焚當在仲春之月令云季春者記者以季春之時民始出火遂錯誤以為天子諸侯用焚亦在季春故誤為季春當為仲春也為焚者謂焚燒除治宿草然後簡其車賦者謂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而歷其卒伍者謂歷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而君親誓社者謂君親自誓此士衆以

胡狩莊

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獸因以祭社故云親誓社左之右之坐之起之者謂戒敕之以習軍旅之事或左或右或坐或起以觀其習變也者謂君自自觀於習武變動之事而流示之禽者流行也謂教陳訖而行田禮謂驅禽於陳前而示士卒也而鹽諸利者諸於也利則禽也所以驅禽示之而歆艷之以小禽之利以觀其不犯命也者於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者所以觀其犯命與否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

貪其犯命苟得於禽言失伍得禽猶為犯命不免罰也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者以其所為得禮戰則克勝祭則受福

天子適四方先柴

訂義註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疏此虞書舜典文柴鄭註尚書以為別有舜典之篇將此為堯典與古文異也此祭上帝謂祭當方帝皇氏云謂祭感生帝義非也疏此一節明天子巡狩祭天之禮天子適四方先柴者謂巡狩至方嶽先燔柴以告天是尊天故也